欽定剿平粵匪方略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卷三十四 癸丑年

四月初十日甲申向榮許乃釗奏言臣等因陰雨兼旬道途泥淖城南雨花臺以西畯塘紫綺林木冏璟該逆依樹臨流結營自衛三月二十九日後天色始霽臣等密派提臣蘇布通阿總兵馬龍帶領四川兵攻賊營中路總兵秦定三帶領貴州兵攻賊營右路捷勇提標兵勇爲頭敵

總兵吉順帶陝甘兵攻賊營左路副將劉開泰帶廣東兵伏中和橋之右革員福興帶廣勇伏中和橋之左以防通濟門內賊匪抄出我兵之後三十日寅刻蘇布通阿馬龍帶領嚮導渡小橋十餘處紆回曲折始達賊營該逆於營前伐木臥地以當鹿角並叉密布竹籤我兵披斬鹿角拔去竹籤乘天色微明直薄賊壘槍礮齊施

出營接仗之賊盡皆擊斃該逆棄營入林於叢
菁中施放槍礮兵勇乘勝進追兩翼官兵爲水
木所阻無路可進不能夾擊惟將附近賊營兩
座毀去燒斃賊匪約數十名斬擒五十名其餘
有逃進南門者有難民乘機逃出者其城內衝
出救援之賊當經貴州官兵擊敗臣向榮親往
督陣細察地形一時驟難得手當令整隊撤回

至鎮江勦賊之兵先已調往三千六百餘名所有續撥駐紮無錫浙兵四百五十名京口駐防滿兵八百名兵力過弱卽廣勇八百名亦復未經戰陣以之攻勦均恐不能得力臣 等又續派雲貴精兵一千五百名湖南精兵七百名令總兵音德布管帶前往鎮江通共先後派去之兵約計八千名統歸提臣 鄧紹良督率相機進勦

以專責成而圖克復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向榮許乃釗曰自大兵奪取鍾山以後日望捷音此次進勦經該大臣等密派蘇布通阿等分路攻擊僅將賊營焚燬兩座燒斃及斬捦賊匪亦不甚多是勦辦尚不得手昨據琦善等奏將揚城外賊營木城土壘盡行攻毀賊踞揚城堅匿不出亦與金陵情形大略相同該逆雖屢經懲創南北三

城現仍負嵎死守江面賊船亦尚未能擊斷必當趕緊合力攻勦以期及早克復現在城內難民逃出者甚多若能乘賊窮蹙之時設法裏應外合尤爲上策現在如何用計如何離間俾內外可以消息相通著向榮許乃釗妥籌迅辦下游戰船已到五十餘隻不知閩浙各船續到者有若干隻闖逆匪輸運糧米多在夾河船內若能設法擊毀奪其所恃勦洗更可得

力至鎭江派往各兵先後約八千名兵力已不爲單
鄧紹良督率進勦如能水陸夾攻先克復鎭江一城
斷賊江路則金陵揚州勢如破竹我兵屢勝之後乘
此聲威自不難一鼓殲滅惟當加倍愼重計出萬全
切勿大意
十一日乙酉楊文定奏言臣查本月初二日東風
大作總兵和春葉常春督同副將李德麟等傳

知各船刻卽起碇連檣直上駛至焦山口遙望
江面賊船各艇船趕緊跟追賊船數隻落後忙
跳小船逃遁各艇船當將賊船燒燬隨由甘露
寺至大馬頭一帶見沿江泊有賊船二百餘隻
江岸設有大礮該逆水陸開礮拒敵各艇船亦
開礮轟擊直衝至瓜州口見賊船林立約計七
八百隻沿岸賊兵排列齊開大礮各水勇駕駛

艇船縱横衝突回環轟擊燒燬賊船二十一隻擊壞數十隻傷斃賊匪無數生擒四名現查鎮江賊船無多惟艇勇祗能於江面攻擊不克登岸若沿岸有兵夾擊使賊水陸不能兼顧可期克復鎮江查是日提臣鄧紹良尚以陸路兵單咨請向榮添兵未到未能並進當俟日內陸路兵集再行會合夾攻力圖克復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向榮楊文定許乃釗曰賊船蟻聚江邊沿岸復有賊兵排列經和春等督帶各船直衝至瓜州口燒燬賊船多隻水師一路軍威已振鎮江賊船無多逆匪多在陸路必須岸上有重兵夾擊方能得手昨據向榮等奏續派雲貴兵一千五百名湖南兵七百名令總兵音德布管帶前往鎮江此時諒均趕到派往之兵先後共有八千名各路艇船計均

先後可到著向榮即飭令鄧紹良與和春等統帶水陸各兵約期會合夾攻先將鎮江一城趕緊收復並將瓜州口一帶賊船設法盡行擊燬以通南北往來之路江面既清則賊匪應援路絕金陵揚州之賊自可坐困務當趁此聲威尅日進兵萬勿稍事遷延致有貽誤

十五日己丑周天爵呂賢基李嘉端奏言據滁州

江浦等州縣並署藩司稟報揚州逃竄逆匪有船千餘號自儀徵六合等縣江面竄至浦口初六日有逆船數十隻停泊浦口北岸分路上岸竄擾焚燒營盤及浦口鎮斗岡糍粑營花家營等處房屋人心驚惶臣等查浦口爲江甯北岸距安徽滁州不及百里由滁州至鳳陽二百餘里由鳳陽至宿州徐州亦僅二三百里均爲北

衝要路且安徽滁州一帶上至安慶廬州下至
鳳陽宿州處處有路即處處宜防前截留之陝
甘兵四千名何時可到殊難豫定即使先後到
齊亦屬不敷分撥浦口防兵本係琦善等布置
且揚州距浦口二百餘里勢可兼顧現逆船既
由揚州折回則揚州自可收復兵力不患單薄
聽請

飭下琦善陳金綬勝保等迅速分兵堵禦北岸俾該逆
匪不至乘此空虛狠奔豕突臣等一面飛催截
留官兵來皖俟有成數卽派員帶同前招義勇
赴滁州關山一帶堵禦廬鳳宿州等處亦擇要
扼其來路仍一面嚴飭各州縣趕辦團練民勇
處處防守以壯聲威
周天爵呂賢基李嘉端又奏言據署藩司查毅

稟稱逆匪於初八日辰刻自浦口登岸將江浦
縣之東葛驛馬搶去前派浦口防守之黑龍江
兵因山東兵與賊打仗即於初七日全數退回
滁州現在浦口實無一兵該署司當將過境之
山東兵八百名一面截留委員管帶馳赴滁州
關山一帶堵禦等情臣等思賊匪北竄宿徐是
其要路萬一渡黃更難收拾現擬兵勇湊有成

數郎先赴固鎮一帶擇要安營攔其渡淮之路
惟皖省情形不惟兵無可撥將領亦屬甚少請
飭下河南巡撫將留任永城之兵令原帶之提督善祿
酌帶一二千來皖協防至徐州要地應以何路
統兵大臣移營駐紮以固藩籬恭候
欽定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周天爵呂賢基李嘉端曰揚州賊

匪尚未殲除遙有賊船駛至浦口是必該逆詭計乘虛分竄以圖牽掣該處爲江甯北岸情形緊要亟宜防堵現在陝甘官兵四千名已由永城行抵皖境即著周天爵等截留以資防勦尤須嚴勦土匪勿令勾結蔓延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琦善陳金綬勝保曰據周天爵等奏揚州逆匪竄至浦口現在浦口實無一兵等語

此股逆匪是否係揚州竄出抑係江面船中賊匪分股牽掣所稱黑龍江官兵是否與賊打仗敗退抑見山東兵敗即行退走滁州黑龍江兵素稱勁旅不應遇賊即退著琦善等查明確實情形具奏浦口為江北門戶滁鳳一帶兵力尚單雖前准截留陝甘官兵四千現在甫入皖境仍恐一時未能全到此時琦善等想已相機撥兵往勦逆匪避實擣虛是其慣技總

須斟酌緩急勿墮奸計萬不可稍有疏虞致令賊匪
北竄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向榮楊文定許乃釗江忠源曰據周天爵等奏揚州逆匪竄至浦口現在浦口無兵防守等語此股賊匪是否由揚州城內竄出抑係江面賊船上岸搶掠或係金陵賊匪乘間過江希圖牽掣亟應探訪明確相機勦辦楊文定所帶艇船前已

疊獲勝仗正可進扼瓜州衝擊賊船著向榮等迅速
籌商趕緊撲滅毋任蔓延北竄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慧成托明阿曰揚州賊匪正在
攻剿喫緊之時何以賊船忽竄浦口是否係揚州城
內賊匪乘間竄逸或係瓜州京口江面賊船登岸搶
掠以圖牽掣江浦滁州一帶爲北岸陸路門戶最關
緊要慧成現駐清江著卽與托明阿會商迅卽撥兵

馳往援應如賊勢緊急常清所帶青州駐防官兵亦可前往協勦現在陝甘續調兵四千名已由永城行入皖境前已准令周天爵截留慧成等務當斟酌緩急相機勦辦萬不可任賊北竄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陸應穀曰據周天爵等奏揚州逆匪由浦口北岸分三路竄擾請添兵協防等語逆賊避實擣虛是其慣技斷不可令其北竄著陸應穀

即飛咨提督善祿酌帶永城防兵迅赴安徽扼要協
防現在續調陝甘兵四千名已由永城行入皖境著
即飛催前進該撫如須出省駐紮亦即親往調度毋
誤事機
同日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奏言逆賊滋事以來
用兵數年糜餉二千餘萬人無固志地罕堅城
巨寇狓猖久稽

天討非賊衆而我寡賊强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
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宜思變計臣謹將兵
事大略有關得失者撮舉八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嚴軍法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
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
望風先逃者接踵馴至岳州豫設防師不能爲
旦夕之守九江厚集兵力不能遏水陸之衝文

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死爲長策皆由畏
賊之念重而畏法之念輕耳誠使將士知
國典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
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
賊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
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茍欲反怯而爲强莫如
易寛而以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退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撤隊者有誅堵禦不力致賊竄逸者有誅軍律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曰撤提鎮提鎮而下有副參遊都守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位尊則意爲趨避而偏裨不敢

與爭法難驟加而大帥未敢擅決夫人情當函

壯官卑之日每思奮發有為致身通顯及其身

居高位則顧惜之念重而進取之志衰矣且軍

營體制副參以下俱聽命於所轄之提鎮提鎮

不得其人即所屬之副參以下均難得力是姑

容一二庸妄之提鎮致可以之將弁兵丁同歸

無用也又軍興既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價

之需及役使護衛之人均較參遊數倍計裁一提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何取以有限之餉糈養此無益之提鎮裁副參以下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擢拔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膽略尙優者以資統御其餘概行撤遣副參以下量才委任務盡其長斯軍政嚴而軍食亦裕儒亦計之最得者與

一曰汰弁兵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嫺熟次之巧猾懦怯爲下有武藝而無膽氣臨陣忙亂並其平常演習之技而亦忘之質實耐苦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馴登山涉水不知其勞歷夏經冬不形其瘁故其衆可得而用至於巧猾懦怯之流既不足以整軍又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補絲毫此兵弁

之應汰者一也軍興既久徵調頻頻有從征數年漸形委頓者老羸充數[illegible]堪驅使者是謂衰乏之兵又如曾經戰敗部曲潰散或遇急卸裝而得生或事後潛逃而就伍苟取充兵萬難再振是謂殘敗之兵當茲餉運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滋虛耗此兵弁之應汰者又一也誠飭各營於此數者嚴爲淘汰選其膽氣充壯者爲

等以備攻剿之用其次備守營圍堵之用斯亦當今之急務矣一曰明賞罰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眞勝不如無賞敗有罰而所罰者非眞敗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有賞罰之時賞非功而罰非罪則人知賞爲主帥私暱之人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之聲起矣且軍中賞罰非可一概論也戰而勝固當賞然或雜

然旅進割取他人所殺之首級以冒功或當追擊至要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顧奪取財物以致大勝變爲小勝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然或奮勇前驅而後援不繼或大衆卻走而一軍獨全者又當賞今則大帥惟據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諸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既非採訪所能知又因毀譽而多誤求其權衡至當犂然悉

合於人心難矣自非親歷行陣開誠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懷而振積疲之習乎一日戒涙戰粵逆頗有盜賊之智臣隨諸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數十戰亦嘗備觀其結營置陣矣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濠牆厚數尺層開礮眼濠闊數丈密釘竹籤其止也匪黨四出窺吾虛實以賈其謀其行也飈忽倏至乘吾

蒼黃以逞其毒新兵未嘗與賊戰者不諳營壘牆濠之式往往爲賊所乘陝西兵在湖南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於賊知結營之利而我不知也賊分數路我每以一路當之即或數道並發而臨陣彼此不相顧賊得以施其奇正抄伏之術廣西湖南諸戰之失利皆由於賊知布陣之訣而我不知也我軍圍賊專

以撲督逐利爲事追賊專以跟蹤尾擊爲能小有挫失其氣先餒又須養之經旬始堪一戰逆賊得以長兇鋒我軍終莫操勝算此兵謀不可不豫而浪戰所以宜戒也一曰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僅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遙爲之制雖蕲卓之澮數仞之岡苟形

勢在所必爭卽機會不可偶失請以近事明之全州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速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駐兵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他如道州雙牌蓬濤灣六十里之奇險賊入死地而縱之使生湘陰之臨資口岳州之城陵磯皆水陸必爭之隘而放之使

遁利害昭然猶堪覆驗此正宜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一日嚴約束盜賊之虐民甚矣然有謂盜賊之虐民猶愈於兵勇者盜賊志在擇肥而噬且或一時詐示仁義兵勇則攫取姦汙雖窮苦之家亦鮮得免於是民不怨盜賊而反怨兵勇若不隨時懲以軍法將何以服民心軍中兵勇而外有餘丁有長夫有隨營貿易之人兵丁約

束無籍鄉勇名隸伍籍有犯尚可按冊而稽惟長夫及隨營買賣之人均游蕩性成不安鄉里甚或僞造兵勇腰牌假其裝束時赴近營各鄉村掠物轉賣肆行無忌此輩久處營中熟視戰鬬之事輕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事竣撤遣散處民間必多不靖應飭各營於所轄兵勇長夫及買賣人等嚴明約束遇有干犯除兵勇分別

治罪外長夫及買賣人等尤宜從重懲處其有逃匿他方者地方官一體嚴拏懲辦重即處死斯亦結民心而弭後患之一端也一曰寬脅從粵逆起事死黨存者不過數千其餘則新附之匪與裹脅之衆也會匪盜賊與兇惡痞棍粵[illegible]州縣所在有之一旦有警遂爾萃其醜類從亂如歸又在配軍流及被賊劫放監禁各犯乘亂

得脫爲賊馳驅此皆甘心從逆覓之而無可覓者若良民被賊驅脅本無從逆之情賊匪自武昌下竄時黨衆薙髮潛逃者無數卽其中長髮之賊爲居民瀝訴被裹之由往往聲淚俱下可見小民具有天良終非左道所能惑也宜飭各營多寫簡明示諭射入賊中臨陣豎立投誠免死大旗令其乘官軍與賊接仗時棄械奔赴旗

下並設一薙髮公局發給免死執照資遣回家散其黨與即不難殲厥渠魁其於勦賊機宜或亦不爲無補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向榮許乃釗江忠源曰江忠源奏軍務情形所陳八條朕詳加披覽均屬切中機宜該臬司親歷行閒兩載以來目擊軍情自非空談可比現已統帶楚勇一千七百餘名前赴江南軍營著即

將所陳各條與向榮許乃釗等悉心商搉認眞辦理
江忠源督帶壯勇應於何處扼要攻勦並著向榮酌
量調遣
同日刑部奏言遵
旨詢明順天府拏獲假名逃匿官犯實係已革湖北提
督博勒恭武供證明確並將該革員所遞供詞
恭呈

御覽奏入

上諭內閣曰博勒恭武係湖北提督大員特派防堵岳州不能固守郡城以致失守罪已難辭乃該革員自岳州潰逃後由湖北穀城改裝易服逃至清江又潛至京外黃村假名圖脫種種狡詐實出情理之外直至拏獲交部審訊始行具呈曉曉置辯無論一面之詞殊難憑信即令當時遇賊接仗而於潰散後南北

逃避輾轉偷生亦屬罪無可逭若不明正典刑何以申軍律而服人心博勒恭武著即處斬派刑部尚書周祖培署侍郎培成監視行刑

十六日庚寅琦善陳金綬勝保奏言臣等陸續由三江營調到大礮十四位於初四日分運西北兩路對揚城連開數十礮僅擊卸城垛數座城身未見轟裂又趕造雲梯多架初十日飭令官

兵帶赴西北兩路近城處所該逆先於城上安置滾木擂石灰袋甎塊等件城垛外面俱密排鋒利鐵釘一見我兵奮勇直前城上已槍礮齊下不能直抵城根仍即收隊回營至揚城東路因隔河未能帶礮前往馮景尼等曾飭壯勇分投攻擊該逆於河邊密插竹籤城上又彈如雨下不能站立現在負嵎固守者尚有三四萬人

城大兵單圍攻勢有未能直由南門水路至瓜州一帶未能遏賊往來自南京駛下賊船俱聚泊瓜州江口臣等察看地面距該處幾及六十里若分兵前往燒其船隻一日間斷不能往返臨陣之士亦難使之晝夜跋涉至浦口六合各被賊擾請兵接應臣等已商撥兵二千名飭令武慶開隆阿西昌阿伊興額帶領星赴六合浦

口迎擊若六合賊已殲滅卽赴浦口紮營防堵惟　臣等所帶之兵僅止六千斷難再行分撥合無仰懇

上天恩俯賜添派官兵來揚俾　臣等經歷戰陣之兵調防各隘將續到之兵留營操練使成勁旅刻下軍情無定　臣等惟有相機而行設法急攻早圖勦滅

琦善又奏言查四月初六日午時浦口地方有
賊船數十隻停泊北岸分三路上岸竄擾經山
東官兵迎剿於蘆席營接仗因賊匪施放火礮
山東官兵人數較少抵敵不住走退斗岡黑龍
江馬隊一見山東官兵退去即將馬隊撤回山
後山東官兵雖仍抵禦而逆匪越山過嶺追拒
我兵燒燬營盤參將張守仁等帶領兵勇飛往

接應趕至浦口西門天已將晚四處火起探悉
逆匪已經同船所有我兵守禁何處一時尚難
查悉伏查都統西凌阿等均係一二品大員奏
明駐防浦口應如何督率官兵嚴密防堵乃該
都統等見賊施放火礮輒卽退走並不竭力抵
禦且不在浦口紮營擅駐距浦口二十餘里之
東葛驛尤屬不合該都統等並無隻字呈報其

營盤軍器槍礮馬匹有無遺失亦不得其詳似
此趨避畏葸殊堪痛恨相應請
旨將都統西淩阿副都統明慶烏凌額副都統銜總管
魁福等四員摘去頂戴以示懲儆仍嚴飭該都
統等一面星速紮營浦口扼要密防一面查明
帶兵官弁嚴行懲辦臣現又飛飭原派儀徵防
堵道經江浦之甘肅參將張守仁將所帶甘肅

官兵三百餘員名暫留江浦幫同堵禦再據副都統德崇額等報稱初八日卯刻賊由浦口直至六合縣境已帶領各隊將賊匪殺死四五百人燒燬賊船三十餘隻兵丁亦有受傷輕重不等又另稱賊匪甚多兵單力薄恐一時難於取勝城外有運河一道馬隊不能過河請撥兵接應又據儀徵縣知縣都察森稟稱初七日申刻

探得有賊船六七百隻由金陵順流而下各色旗幟俱全是否竄入瓜州容再續探各等語查逆賊之敢於死踞揚城者原恃江甯鎮江之賊源源接應今該逆自因揚州攻勦緊急多添賊船前來救應我兵正宜厚集嚴防而浦口六合被賊分擾又各來乞師查浦口在六合之西由揚州前往浦口須路經六合現在浦口賊匪雖

已回船而六合有警不能不派撥重兵迅速赴
援
琦善又奏言續據德崇額等呈稱初九日見賊
復至當郎督率吉林官兵闖過浮橋使賊首尾
不能相接官兵奮勇爭先副都統忠泰侍衛穆
克登額亦帶領營總參領督兵接應是日共殺
斃賊匪一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焚燬賊船八

十餘隻又據江浦縣知縣曾勉禮稟稱初九日
有賊匪三四千人由浦口北竄直往滁州各等
情適委參領福拉登布等來營面稱賊匪於初
六日竄至浦口西陵阿等帶兵迎敵接仗旋因
賊衆繞至後面夾攻勢不能支兵丁紛紛退避
賊衆趁勢追趕焚燒現帶官兵前來大營呈請
嚴處臣詰以軍火器械據稱均已被焚祇贓隨

身弓箭鳥槍馬匹尚有三百餘匹前以浦口瀆臨大江江面盡係賊船時存窺伺屢飭嚴防該官兵有一千六百名之多何以任其登岸實屬重負國恩非嚴處所能了事大加申飭將福拉登布等摘去項戴並傳令迎告西淩阿等均先摘去項戴前往滁州追勦不准來營儻再退避不前定

將該都統及官員等請
旨俱行正法臣等現在揚州攻勦雖距浦口較遠然西
凌阿等庸怯退避即屬臣琦善無能應請
旨將臣琦善從重治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琦善陳金綬勝保曰揚州城內賊
衆負嵎固守我兵驟難得手該大臣等仍當督飭帶
兵各員相機進取不可更待添兵致延時日浦口六

合一帶被賊竄擾浦口至滁州一帶為江北門戶最關緊要該大臣已派撥精兵前往策應並令西淩阿等跟蹤追剿著即嚴飭該處統兵大員及弁兵等奮勇前往與德崇額等合力夾擊東省素稱勁旅吉林兵已獲勝何以黑龍江兵並未接仗輒即退回西淩阿等庸怯無能實堪痛恨比年軍營失事多由紀律不嚴琦善深知其弊必當力挽積習以振軍心信賞

必罰閫外之權朕不爲遙制刻下調兵不爲不多籌餉不爲不鉅務當通籌全局迅埽賊氛以慰焦思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慧成曰本日據琦善等馳奏探有賊匪數千由浦口直竄滁州等語賊匪舍舟登陸分路搶掠意在牽掣我兵現在揚州攻勦正當喫緊之時自未便紛紛抽撥致墮奸計著慧成酌量緩急將現到各路官兵相機調撥尤當迅速援應斷不可

稍有延緩致賊北竄蔓延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楊文定許乃釗曰現在逆氛未

靖江面賊船蟻聚經楊文定等雇備艇船相機籌勦

茲聞揚州賊船俱在瓜州江口擱淺琦善等所帶之

兵難以繞越楊文定等統帶艇船如能由江路繞至

瓜州江口焚其擱淺之船則賊鋒可以大挫朕思賊

匪若被勦奔竄由江入海亦當豫防現在雇募艇船

攻勦務須加意慎重不可令該匪奪獲至近海各船不比江船尚可收藏港汊惟有於沿江一帶礮臺嚴加守禦著楊文定許乃釗隨時偵探稽查毋任賊艘偷越

上諭內閣曰吉林黑龍江兵素稱勁旅此次分寘六合之賊經吉林兵擊敗而賊至浦口何以黑龍江兵即行撤回總由帶兵大員約束無方殊堪痛恨僅予摘

項不足示懲所有統帶黑龍江馬隊之都統西淩阿
副都統明慶烏淩額副都統銜總管魁福均著暫行
革職琦善著交部議處仍著嚴飭該革員等督兵迅
速進勦儻再不知奮勇畏葸退縮即著該大臣一面
奏聞一面即以軍法從事毋稍姑息以振軍心

同日

上諭內閣日奕紀著即釋囘賞給六品項戴前赴軍營

交恩華差遣委用

